



藏在心底的话

□燕子南飞

年少时,我们有许多藏在心底的话,无法向父母言说。多年之后,当我们成了父母,才恍然发觉,身为父母的他们,一样也有着藏在心底的话难以言表。那些藏在心底的话,是无奈,是心酸,也是一种体谅与温暖。

12岁那年,我第一次离开父母到学校寄宿,开始忙碌的学习生活。只有在每个周末,急匆匆回家一次,换洗衣服,带一些干粮,然后又急匆匆地返校。

中午吃饭的时候,一家人聚在一起。这时,父亲闪烁不定的眼神总会在我身上扫来扫去,然后,试探着问我一些问题,譬如近来学习怎样,在学校吃饱没有,学习重,身体吃得消吗等。他声音不高,说得也极随便。他说话时,我把头埋在碗里把饭吃得山响。偶尔,也会抬起头望他一眼,怯怯地,点点头或摇摇头。如若没回应,父亲便不再追问。我向他点头或者摇头的时候,父亲反而会紧锁眉头,望着面容憔悴的儿子,在脸上打几个问号。

我曾鼓起勇气,想把藏在心底的话说给父亲听,可努力几次都以失败告终。

想想也是,那么多难以言说的苦,说了,父亲能理解吗?学习怎样,能说明?说得清楚吗?今天说好了,明天考试排名落后了怎么办?熬夜的苦,能说给父亲吗?你熬夜学还学得这么烂,谁信?学校的伙食怎样?不怎样又能怎样?不好,大家不还照样吃。照出人影的稀饭,告诉父亲,难道学校会听父亲的话把稀饭变成粥吗?

再说,即便说了,了却了父亲的一分牵

挂,却徒增了他几分担忧。何苦呢!

25岁那年,我离开大学校园,孤身一人在一座大城市漂泊闯荡。简历投了一大堆,才找到一份薪酬极低的工作,每月除掉房租和生活费,手里的钱已经所剩无几。

父母打电话来,问我工作的情况。我说,挺好,单位在高级写字楼里,办公室窗明几净,工作轻松自在,薪酬也高。说那些话之前,我刻意从饭店嘈杂的大厅躲进一间无人的雅间,好给自己营造一个宁静、祥和的通话环境。

“吃的怎样?”母亲从父亲手里夺过电话问。

“好啊!顿顿都下馆子。”我哈哈笑着说。说完后在心底里就笑了——真是绝妙的讽刺!是啊,能不下馆子吗?自己的工作就在饭店里端盘子。

“住的呢?”母亲又问。

“和朋友合租的三居室,宽敞着呢!”我又信口胡言。其实说这句话的时候,心底泛酸,只想掉眼泪。狗屁三居室,不过是一间没有窗户的地下室,黑暗又潮湿,整天散发着一股熏人的霉味。

“交女朋友了吗?”母亲的问题又深入了一步,问得我心惊肉跳。

“正谈着,现在保密。”我假装羞涩地回答母亲的追问。说完,就在心里骂了自己一句。就你,连自己都养不活,还谈女朋友?

我左躲右闪,使出三十六计,好不容易结束了和父母的通话。尔后大喘一口粗气,斜靠在墙上,眼泪忽然冒出来,流了一脸。那天,我心底藏着多少苦想向父母诉,可想了

又想,还是忍住不说。

34岁那年,我终于在自己奋斗的那个城市买下一座房子,娶了一个娇妻。

买房子的时候,我手边的钱连首付都还差一大截。想了好久,我第一次向父母张口借钱,打电话的时候,吞吞吐吐欲言又止。父亲却在电话那边笑了,有啥事,快说!

我把自己的事儿给父亲说。父亲哈哈大笑,说,我当啥事儿,没问题,过两天就把钱给你汇去。果然,很快父亲就按我的要求,把钱汇了过来。父亲在电话里还说,你放心,钱都给你娶老婆攒着呢,不够,家里还有,别不吭声!

父亲的话语让我有点贴心的温暖。我噙着泪水,笑着把电话打完。

婚后我回家看望父母。立在门口,却发现家里锁着门。跑到棉田,两个花白的头正淹没在白茫茫的棉田里。我看见他们弯腰驼背的身影在棉田里起起落落,忍不住,再一次让自己泪流满面。

那次回家,我才得知,为我买房子,父母卖了猪,卖了牛,卖了院子里的树,卖了家里的粮,还借了一屁股外债。为了还债,已经年迈的他们又租了村里10亩地,种上棉花,整日忙得不可开交。

原来,父母和我一样,也有难以言说的苦。

45岁那年,父亲70岁,母亲67岁。

某天早晨,我站在城市街口,望着红灯焦急万分。那天,我撂下单位一摊子烂事,请了假,急匆匆去开家长会。现在的我总是一副焦头烂额的样子。想起单位的烂事,就头

疼,怎么有那么多干不完的事;想起自己的浑蛋儿子,就来气,每次开家长会都会为他挨老师一顿狠批。

我叹着气,一路上提心吊胆,怒气冲天,心想,要是再挨老师的批,回家非扒了他的皮不可。那天的家长会老师说了孩子许多不是,我坐在下面脸红耳赤无地自容。

那天晚上,我早早回了家,在家候着,准备一泄胸中的怒气。左等右等,儿子像是有意躲着我,很晚才回来。敲门进屋的时候,他小心翼翼的样子让我既生气又怜爱。

我把儿子叫到面前,一双怒目在他身上扫来扫去,然后生气地问:“最近学习怎样,作业都写了吗,考试考得怎样……”儿子看着我,缩着脖子,怯怯地看,一会儿点头,一会儿又摇头。

望着他,我想起了12岁的自己,内心一阵酸涩。我知道,此刻儿子的心里一定也隐藏着许多难言的苦,无法对我说,如同当年的自己。倏然间,我的目光变得温和起来,一只大手探出来,拥儿子入怀。

那天晚上,我拉儿子出去散步,谈心。途中,我忽然想起了家乡的父母,便把电话打过去。

电话响了很久,父亲才接。我问他在忙什么。

“在外面遛弯呢!刚吃过饭,锻炼锻炼身体。”父亲笑哈哈地说。

“那妈妈呢?”

“在家看电视呢,不是婚姻大战就是婆媳大战。我都快烦死啦,你妈却看得美着呢,一边看还一边嘀咕,要是儿子和媳妇在身边的话,是不是也会上演这样的大戏。”

父亲的话让我既欣慰又无奈。为了不给我添麻烦,我几次邀请父母过来住一阵子,可他们都找种种理由拒绝了。我知道,他们体谅我负担重,怕给我添麻烦。

我点点头,又摇摇头,满腹酸涩。

或许,我永远不会知道。那天,母亲病了,在诊所打着点滴。打电话的时候,父亲正提着饭盒颤巍巍走在通往诊所的路上。可这些,父亲怎会告诉我?



绿荫深处晚悠悠。

刘建国 作

微雨麦秋读画时

□潘 健

微风,淡淡地从宣纸中吹来,掠过心扉,我听到了画面里琴音缭绕,那是空碧悠悠的清奇,那是落花无语的典雅,我穿越千年,神思追寻着高古隐士自由脚步,行走在苍翠如画的深山。

绿树茂密,重峦叠嶂,隐约间在山间行走的,是采药的老师还是打柴的樵夫?最是临窗读书的侧影,近在咫尺,却在水一方,若轻云蔽月,若流风回雪,那是宋词里一曲温润的清音。

山映斜阳天接水,秋色连波,波上寒烟翠。“坡岸上高树迎风,水光潋滟,芦荻丛中,几只水鸟扑翅欲飞。空旷的湖水,虽淡泊明净,但在浩渺烟波里却看不到尽头。那满载渡人的舟楫中,是否还有位置,载着这颗充满俗愁的心,缓缓地向缥缈缥缈的宋元山水?

平缓的沙渚山峦间尽是飘零的树叶,在风里、在画里、在心里划出道道岁月流逝的痕迹。宁谧、空旷、萧瑟、寂寞、无可奈何之境,正是我精神上的避风港。幽亭秀木,天际冥鸿,不知不觉神思已拾捡起现实中繁华背后的荒芜,“逸笔草草”,让已经安静的心湖又漾起阵阵涟漪。

虚阁临流,空亭坐风。无论是山还是水,是树还是石,无论舟桥还是村舍,都显得支离破碎、苍凉荒莽。这是神游物外的太虚幻境,这是遭世而又未能忘世的梦魇。看画的人,眼中是雁行低度的凄凄,苍山孤岑的落寞;而读

画的我,品到的是静寂之中郁勃的昂藏磊落的心灵和感情。

“疏树寒山淡远姿,明知自不合时宜。”追忆过往,自己似独行的羁客,任凭尘世南来北往的风轻轻吹拂;唯有在渲染轻淡的皴点之间,在迴出尘寰的枯涩浓淡中,才能收视反听,涤除玄览。清清的赭石,淡淡的花青,干干净净,恍如刚刚经过了雨水的洗刷,一尘不染,情神萧散。眼前是繁密的水墨,可我感觉到的却是简逸的意境,难道是心境俱寂?

山麓云气,山间飞瀑,凝冻的是沉静宁谧。群丛杂树掩映的茅屋,山坡苔点黝黑如漆,若明若昧。夜山空寂中、月华如水下,我宁愿相信,那临窗读书的侧影是我前世的红颜。

执子之手,我们走过了多少的轮回。一曲离歌,画的是如斯寂寞;红尘紫陌,涂抹的是过往如烟。笔墨起伏间,你清如水碧,洁如霜露,不带一丝尘垢。画中的你可知道,我正跨过川瀲氐氐之气、踏过林岚苍翠之色向你走去。相忘自是不能忘,空剩这丹青画卷。回首仁息已千年,如今你在我手中的长卷里,而我却在你敛眉幽叹的盼期里。

“六月湘衡暑气蒸,幽香一喷冰人清。”夏意阑珊,恍惚间,一阵阵清越的琴音缭绕耳际,倏然中,你从宋元山水里走来,含蓄蕴藉,不胜媚媚,携我之手,穿越时空,复归高蹈幽缈的红尘。

公 告

修武县厚德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幸福花园小区 10#、11#、12#、16#、17#、18# 楼的部分房屋共 46 套已在修武农商行办理在建工程抵押贷款手续。凡是购买以上房屋的购房户自公告之日起 10 日内到修武县房产管理中心办理预售商品房登记备案手续,逾期不办理备案手续的,修武县房产管理中心将办理有关抵押手续。

特此公告!

修武县房产管理中心

2013 年 7 月 26 日

公 告

修武县厚德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幸福花园小区 10#、11#、12#、16#、17#、18# 楼的部分房屋 (46 套, 面积 5097.17m²),抵押给河南修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借款之用。

广大购房户,若有购买以上房屋的,请在 3 个工作日内到修武县房产管理中心交易所办理预购商品房备案手续。

特此公告!

修武县厚德置业有限公司

2013 年 7 月 26 日

闲话白酒

□杨光黎

喜欢白酒,这是水与火的艺术。

绵软,透明,静谧!而其中蕴藏着最为猛烈的元素——火!那不是用来看的,它不会“秀”,也排斥“秀”,辣——只是它一种外显的形式,辣出的眼泪和笑声是冷的?热的?硬的?软的?苦的?甜的?谁想说得清?谁能说得清?本来嘛,它就是用来体味、用来感知的,所谓“如饮壶水,冷暖自知”。

古希腊有一位诗意盎然的哲学家,名字叫赫拉克利特,他认为世界是由“火”构成的,“它过去、现在和将来,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,按一定尺度燃烧,一定尺度熄灭”,至于它的存在方式,则是流水一样运动、变化的,所谓“万物皆流”。这是哲学第一次睁开眼睛看世界,是依照生命本身的角度来驱动、思索和理解这个世界!燃烧——是从共时性的角度来理解生命的动与静、守望与错位、相伴、相容与相凌;而流淌——是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理解生命的成长与衰老、留恋与绝望、乃至生与死。两个维度交叉的某个坐标点,就是此在的某个个体的生存,燃烧着,流淌着……你根本说不清楚。而一杯白酒,则能用最激越的方式来诠释这一切,所以,我敢断定:杯子里,一定驻守着一位沉思的神明!

一双柔若如春水的眼,瞳孔里定有一团火在燃烧!如果淹死了谁,那一定是先点燃了谁,否则,就失去了生命的焕发了。

喜欢白酒,不是因为其无害,相反,恰恰是因为它那明白无误的“害”。52度,明明白白在那里写着呢!它不高雅,更不敢作高雅,高度透明,让你知悉得一清二楚!有时候,坦白(哪怕是那狭的坦白)是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。一如罂粟花,伴随着硕大的罂粟果,一簇簇持续地开放在暮色里,细长妙曼的茎儿似蛇身站立,梗儿上顶着水妖的舞蹈,薄而柔和的花瓣泛着幽灵的色彩泽,翩然,凄然,美得太绚丽了!花蕊张望着、战栗着,散发出令人窒息的香气,仿佛塞壬的歌声,引着你走向她,靠近她……犯罪似的快感瞬间虏获了你!

白酒与罂粟,二者相通于一种高度的透明!而我们未必对生命的内蕴透彻了,了然。

一杯酒能将面具卸下来,此时,我是否看清了我自己?

“人啊!认识你自己!”——苏格拉底的吧话像钟声一样震彻了两千多年,可在东方哲学里,有时候认清自己恰恰是忘记自己,“忘我”或“坐忘”一定是个最清醒的状态。独对酒杯时,杯子是清的,你是醒的吗?这还真的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的。比如有时,你突然看见许多个“我”,他们穿着你的衣服,或坐或站,或者走来走去;他们操着你的方言或高声争吵,或窃窃私语。仿佛在窥视,又仿佛在告密,他们在想什么?做什么?

呵!警察睡觉,档案室被盗,谁把你弄丢了?你会去寻找吗?又会去哪里寻找?

你大喝一声:“回!”他们就会跳入杯中,让你一饮而尽吗?

暗夜,一个孤独的男人,自斟自饮着白酒,偶尔,抬头望望星空,那一定是个无法理清此刻生命的具体坐标点的时候。

一位作家曾将饮品与年龄做了一个比喻:少年是汽水,彩泡泛翻、激人幻想;青年是白酒,慷慨激昂、壮怀高歌;中年是啤酒,百味人生,杂然尽呈;老年是红酒,苦尽甘来,淡然怡然;暮年是白开水,勘破世故,波澜不惊。泛论而言,此一说法例还是满精准的,但细勘起来,未必尽然。诸种饮品之中,白酒最为特殊,在中国社会的人情世故中,它具有最大的通约性和宽泛性。以年龄而论,青年的豪情,中年的豪气,老年的豪迈,一杯白酒全能诠释;以身份而论,上至庙堂之高,下至江湖之远,达官政要、巨商行贾、文人骚客、贩夫走卒……一杯白酒全都收留;以场合而论,七荤八素也可,一盘花生米也可,瑶池宝阁淡然,穷街陋巷怡然,不论华庭蓬户,无复悲喜愁乐,白酒都能如旭日阳临,它从不做派作秀,也从不失芬芳尊严!毕竟,几百年的厚度和宽度在那里放着呢,俯而不卑,仰而不亢,悠然裕然,是中国的历史人文积淀赋予了它这种资本。当年,威加海内,衣锦返乡时,兴之所至,微服私游,道遇故友陈君佐,二人追忆起往昔来,惺忪唏嘘的,顺道就逦迤路边小店喝酒,两杯酒下肚,朱元璋雅兴勃然,张嘴出对:“小村店三杯五盏,没有东西。”陈君佐脱口而对:“大明君一统万方,不分南北。”朱元璋很是高兴,想让他侍侍左右,陈君佐逡迤自在惯了,不愿入仕,朱元璋也未勉强,二人就此别过了。

一个鸡毛小店,就能如此潇洒地演绎一种“相濡以沫”与“相忘于江湖”的宽大境界,可见,托物寄情,漫成风雅,靠的不是铺排开来的道场,而是饮者自身的气场.这就是世道人情,就是大文化,久而久之,便成了民族文化,乃至民族性格的积淀了。

时至二毛之境,我依然怀念当年几个朋友,时不时地在小酒店里交换诗文、滥饮狂论,挥斥方遒的情境;激越、偏执、清晰、明亮……

与之比照的是红酒。如果说白酒出场如月落日出,那么,红酒出场就是稻草公主登台,铜管乐器、圆拱窗、垂地帘,白手套、橡木台、天鹅绒、蕾丝边、高脚杯、兰花指、倒三分之一、晃一晃、鼻深吸、饮九分之一、轻闭口、齿间滞留N秒、徐徐滚下……“高贵”成了一副精工打制的镣铐,锁住了饮者之“饮”,让“饮”之外的东西熠熠生辉!如同婚纱照,“婚”是次要的,“纱”是主要的!这不由人想起了《红楼梦》里的一幕:刘姥姥初进大观园。宴席上的一道茄子,令她艳称赞赏:她根本吃不出来这是茄子!原来,这茄子要经过几十道工序、几十种佐料的揉泡蒸熏、炸烟煎炒,才能把茄子做成不像茄子的菜!笨!那何必吃茄子呢?如此游戏般的繁复精致,就是那一根狗尾巴草也能做成如此佳肴!现今的明星大都不是这样炮制出来的吗?

沾唇醉人的是酒?还是酒瓶?

据说,清朝的“阅兵盔甲”是皇帝大阅兵时的特殊行头:无数良材精工,无数奇妙设计,锻造出了它的金碧辉煌、威武超常,即便是薄似精身量的人,穿着它,一样如天神般超迈轩昂,令人望而生畏。但是,因为铺、衬、垫、缀得过多,穿着它,人是不能随便动弹的,更遑论驰骋疆场了!没办法,本来嘛,“阅兵盔甲”就是用来做派的,自然不是区区一瓶白酒、红酒能够等观齐论的了。

人有的时候,真的还是有畅饮酒瓶的必要的,只要不是癖好,倒也无甚大妨。

但是,一旦成癖、成瘾、戒不了,就麻烦喽!

魏晋以来,冥冥之中,中国的文化DNA并非轶散了,而是遗传得弯曲、漫散、杂糅了。虽然,度数不同,分量不等,而神魂儿,是照着的!

我尊敬那些酒后不语的人,冰火在心,自我消融!